小學日記

生知
學知
愛親
敬長
隆師
親友

行己
治家

小學日記切要故事提綱

生知　學知（附）勉學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人非生而知之則不可以無學學所以廣其知也大學入道之序自格物致知始故以此先之

愛親　敬長（附）友悌

隆師（戒）怠慢　親友（戒）炎涼

孟子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二者人心之良知固不待教而能然以先知覺後知以已昭昭使人昭昭又所以啓迪其良知也愛敬本然之明德師友以善而相觀大學明德

新民止至善於斯為近之

行己　治家

待人（附）應物　利人（附）濟物

孟子曰家之本在身又曰大人正己而物正者也蓋身者家之本人者己之推行己治家待人應物四者皆日用之常行人能一以聖賢行事為法則大學之誠意正心修身齊家與夫絜矩之道大要不越乎此矣

忠君（附）不忠　蒞官

孟子曰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蓋學求為有用者也大學切用至治國平天下而極本末體用終始

條理至是子備矣故以此終之
凡例宋之忠臣孝子碩儒賢士八者多矣然賢而隱逸
與宗社垂亡節義大臣未八今則增之惟元之忠臣則
不增八盖元乃胡人乱華中國之人仕元言忠者皆不
得為忠也若元社垂亡之臣有歸輔聖朝者不為失
節何則盖我
太祖高皇帝乃天縱之聖掃清六合正綱常於幾絶為萬
代
帝王增光故也故碩儒大臣孝子順孫與夫賢而隱逸者
經於見聞不敢不載
山陰用拙管昫謹跋

新增小學日記切要故事標目

卷之一 生知 凡二十條
學知 附 勉學 九二十一條
卷之二 愛親 凡四十九條
孝感 慎終 追慕
卷之三 敬長 附 友悌 凡一十五條
隆師 戒 怠慢 凡一十八條
卷之四 親友 戒 炎凉 凡一十九條
卷之五 行己 凡四十七條
寬弘 長厚 廉介 不欺 貞潔
隱逸 恭謹 儉朴 勤勞 改過

操守　自持　恬退　高尚　自適
卷之六　治家　凡四十條
親睦　家法　家教
卷之七　待人（附）應物　凡三十八條
涵容　誠信　謙抑　感舊　報德
釋怨　篤義
卷之八　利人（附）濟物　凡二十一條
方便　陰德　賑施　濟人
卷之九　忠君（戒）不忠　凡五十一條
節義　忠烈　功臣　鯁直　忠亮
莊敬　言責　職守　德望　學術

遺忠

卷之十　蒞官　凡五十五條

德政　告化　循良　慈祥　簡易

清廉　高潔　嚴厲　剛正　神明

剖決　去思　遺愛

新增小學日記故事大全一卷

建安草窓虞韶以成　纂集
山陰用拙管昫廷賜　增校
臨川竹山胡琰廷玉　圖像

生知

人號曾子

後漢張霸字伯饒年數歲知孝讓號張曾子七歲通春秋復進餘經父母曰汝小未能荅曰我饒為之（成都人）

對日食狀

（瓊為魏郡太守日食）

後漢黃琬字子琰（安陵人）少辯慧七歲時祖父瓊以狀聞太后問所食多少瓊未知所况琬在傍曰何不言日食之餘

如月之初瓊大驚即以其言應詔而深奇之

請面試文

魏曹植字子建譙人十歲善屬文太祖甞視其文曰汝倩人耶植跪曰言出為論下筆成章顧當面試奈何倩人

字父不拜

魏常林字伯槐河內人年七歲有父黨造門問林伯先在否汝何不拜林曰雖當下拜臨子字父何拜之有

與客戲談

魏楊脩字德祖九歲聰慧孔君平詣其父父不在乃呼兒出設果果有楊梅孔曰此是甬家果脩荅曰未聞孔雀是夫子家禽也

正字秘書省官屬

對日遠近

晉明帝幼聰哲爲元帝寵異年數歲甞置膝前屬長安使來元帝問曰日與長安孰遠近對曰長安近不聞人從日邊來元帝異之明日宴群僚又問之對曰日近元帝失色曰何乃異間者言對曰舉目見日不見長安由是益竒之

座稱顏回

晉謝尚字仁祖年八歲父鯤常携之送客或曰此兒一座之顏回也尚荅曰座無尼父焉別顏回席賔莫不感歎

欲正朋字

唐劉晏字士安嚴州人 七歲舉神童爲正字楊貴妃置之膝上親爲畫眉總髻明皇問曰卿爲正字正得幾字晏曰天

畢士安
磨去声

下字皆正惟有朋字未正 謂當時左右皆邪人也

展書指字

唐白居易字樂天下邽人生七月能展書指之無字雖百試不差 蓋前生所習再世不忘也

提戈取印

宋曹彬字國華 贈濟陽武惠王 始生周歲日父母以百玩之具羅於前觀其所取左手提干戈右手取俎豆斯須取一印餘無所視後果為樞密使相

還鸚鵡對

宋王禹偁字元之 鉅鹿人 七歲能文畢文簡公為郡從事始知之聞其家以磨麵為生因令作磨詩元之不思而對曰

磨中直ㄟ磨心磨下硬處去眼借、以喻自已謂得人贊助亦可遂通矣

書詞誥命翰林之官也

但存心裏正無愁眼下遲得人輕借力便是轉身時文簡大奇之留於子弟講學一日太守席上出詩句云鸚鵡能言爭似鳳生客未能對文簡歸寫之屏間元之書其下云蜘蛛雖巧不如蚕文簡歎曰經綸之才遂加以衣冠呼為小友至文簡入相元之已掌書命矣

賦朝闕詩

宋楊億字大年浦城人年十一太宗親試一賦二詩頃刻而成上喜送中書再試執政令賦喜朝京闕詩亦立就有願秉清忠節終身立聖朝之句宰相表賀

吟華山詩

宋寇準字平仲下邽人封萊公謚八歲吟華山詩云只有天在上更

無山與齊其師謂其父曰賢郎怎不作宰相

知孔子兄

宋劉恕字道原筠州人移居星子少頴悟後拔中書過目即成誦字四歲坐客有言孔子無兄弟者恕即應聲曰以其兄之子妻之一座驚異

感范滂母

宋蘇軾字子瞻眉州人諡文忠父宦學四方太夫人親授以書聞古今成敗輒能語其要太夫人嘗讀漢史至范滂傳慨然太息公侍側曰其若為滂夫人許之乎太夫人曰汝能為滂吾顧不能為滂母耶

取毬擊甕

宋文彦博字寬夫封潞國公謚忠烈分州介休人幼時與群兒擊毬毬入柱穴中不能取公以水灌之毬浮出　司馬光字君實幼與群兒戲一兒墮水甕中群兒驚走不能救公取石破其甕兒得出識者已知二公之仁智不凡矣温國文正公陝州夏縣人

賦牧童詩

宋黃庭堅字魯直汾寧人七八歲時賦牧童詩曰騎牛遠遠過前村短笛風吹隔隴聞多少長安名利客機關用盡不如君

通孝經義

宋熹字元晦徽國文公建陽人八歲通孝經大義書八字於其上曰若不如此便不成人閒嘗從群兒嬉遊獨以沙列八卦端

坐默視 文公後以易學兆科第

問天窮際

宋陸九淵字子静（金谿人号象山謚文安）生而穎異年三四歲問其父賀曰天地何所窮際父笑而不答遂深思至忘寢食及總角舉止異常兒見者敬之他日讀書至四方上下曰宇往古来今曰宙忽大省悟曰宇宙内事乃己分内事己分内事乃宇宙内事也又曰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至西南北海有聖人出此心此理亦莫不然千百世之上至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此心此理亦無不同也

穎悟非常

元許衡（懷慶河内人）幼端慤與群兒嬉戲即畫坐作進退周旋

之節群兒莫敢犯年七八歲受學鄉師過目輒不忘一日
問其師曰讀書欲何如師曰應舉科第耳曰如斯而已乎
師大奇之謂衡父曰此兒頴悟非常他日必有大過人者
吾不能為之師矣固辭而去

學知　附　勉學

閉戶讀書

楚孫敬字文寶常閉戶讀書睡則以繩繫頭髻懸之梁上
嘗入市人見之皆曰閉戶先生來也〇北史刘炫字光伯
少聰敏與信都劉焯閉戶讀書十年不出

彥爲並去声 都養 彥諸生任 爨炊之

以身役不 工雇之 直

帶經而鋤

漢倪寬受業孔安國貧無資用嘗爲弟子都養時行賃作帶經而鋤休息輒誦讀後至御史大夫

鑿壁引光

漢匡衡字稚圭東海承人家貧無油鄰舍有燭火穿壁引其光讀之邑大姓家富多書衡乃與其客作而不求價得書徧讀之主人感歎資給以書遂成大學

護雞誦經

後漢高鳳字文通業縣人少耽學家以農爲業妻嘗之田曝麥於庭令鳳護雞時天暴雨鳳持竿誦經麥爲潦水所漂妻還怪問而鳳方悟

囊螢照書

晉車胤字武子幼恭勤愽覧貧不常得油夏月以練囊盛數十螢火以照書以夜繼日

暎雪讀書

晉孫康家貧無油常暎雪讀書少清介交遊不雜後至御史大夫

藏火燃燈

北史祖瑩字元珍范陽道人年八歲耽書父母恐其成疾禁之不止常密藏火父母寢然後燃燈讀書以衣被蔽塞牕戶恐漏光為家人所覺由是聲譽益甚內外呼為聖小兒

秉牛讀書

感發勉厲

唐李密感厲讀書以蒲韉乘牛掛漢書一帙角上行且讀越國公楊素適見于道曰何書生勤如此密識素下拜問所讀曰項羽傳因與語奇之

與聖賢對

唐狄仁傑字懷英太原人為兒時門下有被害者吏詰衆爭辨對仁傑誦書不置吏讓之荅曰黃卷中方與聖賢對何暇偶俗吏語邪 謂俗吏鄙賤之也

粟粥齏菜

宋范仲淹字希文吳人少與友人在長白山僧舍脩學惟煑粟米貳升作粥一器經宿遂凝刀劃為四塊早晚取二塊斷齏十數莖酢汁半盂煖而啗之如此者三年

音啗

書不再讀

宋張方平字安道謚文定年十三入應天府學頴悟絶人家貧無書嘗就人借三史旬日輙歸之曰吾已得其詳矣凡書皆一閱終身不再讀屬文未嘗起草宋綬蔡齊皆見之曰天下奇材也共薦之

荻畫學書

宋歐陽脩字永叔廬陵人生四歲而孤母韓國夫人守節自誓親教公讀書貧甚至以荻畫地學書公敏悟過人一覧輙能誦比成人舉進士兩試國子監一試禮部皆第一遂中甲科

手不釋書

倍背同諷誦也

宋司馬光字君實自成童凜如成人七歲聞講左氏春秋大愛之退為家人講即了大義自是手不釋書至不知飢渴寒暑年至十五書無所不通

下帷絶編

司馬溫公幼時患記問不若人群居講習衆兄弟既成誦遊息公獨下帷絶編迨能倍諷乃止其精誦終身不忘常言書不可不成誦或在馬上或中夜不寢時誦其文思其義所得多矣 自誦不暇盡其所讀之編

圓木警枕

司馬溫公居處必有法動作必有禮其被服如陋巷之士一室蕭然圖書盈几終日靜坐泊如也又以圓木為警枕

小睡則枕轉而覺乃起讀書

不顧羹炙

宋劉恕字道原人筠州嗜學讀書家人呼之食至羹炙冷不顧夜則卧思古今或不寐達旦後爲和川令宋次道家多書道原徃就借觀之次道日具酒饌爲禮道原曰此殊廢吾事願悉撤去獨閉閣晝夜讀且抄留旬日盡其書而去

不展家書

宋胡瑗字翼之人海陵布衣時與孫明復石守道讀書泰山攻苦食淡終夜不寢十年不歸得家書見上有平安字即投之澗中不復展讀

置燈帳中

宋范純仁字堯夫謚忠宣晝夜肄業置燈帳中夜分不寢後公貴夫人後收其帳頂如墨色時以示諸子孫曰爾父少時勤學燈煙迹也

與神明伍

宋張九成字子韶夙學天成八歲默誦六經通大旨十四游鄉校閉閤寒折膠暑鑠金不越戶限比舍穴隙以視則歛膝危坐對賓大編若與神明爲伍遂更相敬服而師尊之

勉學 以刀斷織

鄒孟軻字子輿旣學而歸母以刀斷其織曰子之廢學若吾斷斯織也軻乃勤學不息遂成名儒

引刀趨機

損音負

魏樂羊子遠尋師學一年來歸妻問其故羊子曰久行懷思無他異也妻乃引刀趨機而言曰此織生自蚕繭成於機杼一絲而累以至於寸累寸不已遂成丈匹今若斷斯織也則損失成功稽廢時日夫子積學當日知其所亡以就懿德若中道而歸何異斷斯織乎羊子感其言復還終業七年不反

愛親 惟順父母

舜耕于歷山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于畎畝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為不於順父母如窮人無所歸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所欲也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也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也貴為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

問安視膳

周文王之為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

門外問內竪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竪曰安文王乃喜日中又至亦如之及暮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節則內竪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末有原應曰諾然後退

冠帶養疾

文王有疾武王不脫冠帶而養文王一飯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

戲綵娛親

周老莱子楚人行年七十父母猶存着五綵斒斕衣為嬰兒戲於親側言不稱老為親取食上堂足跌而偃因為嬰兒哭

靷韁也
不自直其事

酒肉養志

周曾子養曾晳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晳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事親若曾子者可也

單衣順母

周閔損字子騫魯人早喪母父娶後妻生二子損孝心不怠母嫉之所生子衣綿絮衣損以蘆花絮父冬月令損御車體寒失靷父責之損不自理父察知之欲遣後母損啓父曰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父善之母亦悔改待三子均平遂成慈母

傷足憂色

周樂正子春下堂而傷足數月不出門弟子曰夫子之足瘳矣猶有憂色何也曰君子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今予忘孝之道是以有憂色也

受杖悲泣

漢韓伯俞㓗至孝時有過母杖之大泣母曰往者杖汝常悦受之今者杖汝何得悲泣伯俞曰往者杖常痛知母康健今杖不痛知母力衰是以悲泣

上書贖罪

漢太倉令淳于公有罪當刑詔獄逮繫長安淳于公無男有女五人當行罵其女曰生子不生男緩急非有益其少

逮及也繫送長安獄以正其罪

墨劓宮剕辟

女緹縈自傷悲泣隨父至長安上書曰妾父為吏齊中皆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雖後欲改過自新其道亡繇也妾願沒入為官婢以贖父罪使得自新書奏天子悲憐其意下令除肉刑

拾椹奉親

後漢蔡順字君仲汝南人王莽末天下大荒順拾椹赤黑二器盛之赤眉賊見而問之順曰黑者奉母赤者自食賊知其孝乃遺米二斗牛蹄一隻

嚙指馳歸

蔡順少孤養母嘗出求薪有客卒至母望順不還乃嚙指順即心動棄薪馳歸跪問其故母曰有急客來吾嚙指以悟汝

耳

問所以心動之由

叱狗去妻

後漢鮑永字君長屯留人事母至孝妻嘗於母前叱狗永即去之後為楊州牧遭母憂去官悉以財產與弟子焉

扇枕溫席

後漢黃香字文強安陸人九歲失母思慕憔悴殆不勝衣事父竭力致養暑則扇床枕寒則以身溫席○晉王延事親色養夏則扇枕席冬則以身溫被隆冬盛寒體常無全衣而親極其滋味

奉檄喜動

後漢毛義廬江人家世以孝行稱張奉慕其名往候之坐定

于時義為安陽尉
府檄到升為守令

而府檄適至以義守令義奉檄而入喜動顏色奉心賤之
及義母死去官行服後舉賢良公車徵不至奉歎曰賢者
固不可測往日之喜乃為親屈也

行傭供母

後漢江革字次翁齊郡人少失父遭亂負母逃難常採拾為
養數遇賊或劫欲將去革輙涕泣言有老母辭氣愿款言
足感動賊不忍犯轉客下邳家貧裸跣行傭供母

殺雞供母

後漢茅容字季偉陳留人與等輩避雨樹下衆皆夷踞相對
容獨危坐愈恭郭林宗行見之而奇其異遂與共言因請
寓宿旦日容殺雞為饌林宗謂為己設既而供其母自以

草蔬與客同飯林宗起拜之曰卿賢乎哉因勸令學卒以成德

迎盜安母

後漢趙咨東郡南人 有孝行盜嘗夜刼之恐母驚乃先至門迎盜謝曰老母疾病須養居貧朝夕無儲乞少置衣粮婦子物一無所請盜皆慙辭曰所犯無狀干暴賢者

乞命歸養

後漢張禮沛國蘄人 遇飢饉孤養老母拾菜歸遇賊欲殺食之禮叩頭云家中老母朝未得食乞命少時歸家供訖却来就死賊遂放去禮弟隔墻聞之突自走賊所謂賊曰向者欲歸作羮者是吾兄也兄孝養辛苦羸瘦弟肥肉多願

代兄命禮至賊所曰禮本許殺何得殺弟賊見二人慈孝，皆不殺

懐橘遺母

吳陸績字公紀吳郡人年六歳於九江見袁術術出橘績懐三枚去拜辭墮地術曰陸郎作賔客而懐橘乎績跪荅曰欲歸遺母術大奇之

親饋侍輿

晉孫晷為兒童未嘗被呵怒及長恭孝清約父母起居嘗饌雖諸兄親饋而晷不離左右富春車道少動經江川父難於風波每乘籃輿竹車也猶今之轎乗晷躬自扶持所詣之處蕃屛隱息不令主人知之

三國时

平如陸績緣少年小便

奉表陳情

晉李密字令伯父早亡母何氏更適人密養於祖母事祖母以孝聞侍疾未嘗解帶晉武帝徵為太子洗馬詔書累下郡縣逼迫上道密具表辭不就職其畧曰臣以險釁夙遭閔凶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母孫二人更相為命是以區區不能廢遠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報養劉之日短也烏鳥私情願乞終養庶劉僥倖保卒餘年帝覧表嘉其誠欵賜奴婢二人使郡縣供其祖母奉膳

傷手改容

晉范宣字宣子豫章人十歲能誦詩書嘗以刀傷手捧手改

少去声

容人問痛邪荅曰不足為痛但受全之體而致毀傷不可處耳

蒲萄奉母

唐陳叔達作納言賜食得蒲萄不舉上問之對曰臣母病渴須奉之帝因加賜 納言諫官

顧雲瞻悵

唐狄仁傑字懷英太原人薦受并州法曹親在河陽仁傑登太行山反顧見白雲孤飛謂左右曰吾親舍其下瞻悵久之雲移乃去

駡婢逐婦 送嫁妾 意猶其逼己也

唐李迥秀母少賤妻嘗駡媵婢母聞不樂迥秀即出其妻

或問之荅曰娶妻要欲事姑嫜違顔色何可留後所居堂産芝草犬乳鄰猫中宗以爲孝感旌

調官不赴

宋范純仁字堯夫（諡忠宣蘇州人）文正公之次子父母在調官皆不赴文正遣之公曰純仁豈可重於祿食而輕去父母邪雖近亦不能朝夕在側遂終養焉

選也去声

公裳揖見

宋徐積字仲車（山陽人）事母篤孝朝夕冠帶問起居常因具公裳見貴官忽自思去見貴官尚必用公裳豈有見母而不具公裳者乎遂晨夕具公裳揖母非有大故未嘗去側日具太夫人所嗜奉饌皆自調味太夫人飲食時率家人

與人工作取其直以供具

在左右為兒戲或謳歌以悅之太夫人雖在窮巷而奉養與富貴家等無須臾不快也

公裔胡挍也

泣鴿先生

皇明徐駿字叔夫琴州人幼好養鴿母顏氏大詬曰汝孤而貧不讀書將何以立身耶乃杖之殺鴿後駿即改行向學為世通儒及母卒見鴿輒思母嗚咽涕泣鄉人稱為泣鴿先生

孝感　湧水出魚

東漢姜詩廣漢人事母至孝奉順尤篤母好飲江水水去舍六七里妻常泝流而汲姑嗜魚膾又不能獨食夫婦常力作供膾呼隣母共之忽有涌泉味如江水每朝復得魚以

供二母之膳

泣竹笋生

吴孟宗字子恭江夏人少喪父母老病篤冬月思笋食宗往竹林中泣而告天須臾平地迸裂出笋數莖持歸作羹供母食其病即愈

剖氷鯉出

晋王祥字休徵瑯琊人早喪親継母朱氏不慈祥愈恭謹父母疾衣不解帶湯藥必親嘗母欲嘗生魚時天寒氷凍祥解衣將剖氷求之忽雙鯉躍出持之而歸母又思黄雀炙復有黄雀數十飛入其幕得以供母鄉里驚嘆以為孝感所致

感螬明目

晉盛彥字子翁其母王氏失明彥一日他出婢以蠐螬炙而饋母母食以為美彥歸見之抱母慟哭絕而復蘇遂逐婢後母目豁然復開莫不稱其孝感

祝河得鱖

南朝查道字湛然母病思鱖羹方冬苦寒道泣祝于河鑿冰脫巾取之得鱖尺許以饋母疾尋愈

道遇藥藤

南朝解叔謙母有疾叔謙夜於庭中稽顙祈福聞空中語此病得丁公藤為酒乃瘥訪無識者至宜都遥見山中一老伐木問其所用荅曰此丁公藤也療風尤驗叔謙即伏

地流涕具言來意翁愴然以四段與之并示以漬酒法叔謙受之顧視不見依法為酒母病即愈

園得石英

壯朝梁彦光字脩之少岐嶷有至性七歲時父篤疾醫云得五石可愈時求紫石英不得彦光憂瘁不知所為忽於園中見一物彦光不識恠而持歸即紫石英也親屬以為孝感所致

涌泉生魚

壯朝陸通性至孝母吳人好食魚壯土魚少得之甚艱後宅側忽泉出而有魚得以供母時人名為孝魚泉通後為大司寇

感天雨錢

部沿當上下也

唐熊衮人建陽性至孝爲御史大夫是時例無俸給惟立功則時有賞賚公悉散之部家無餘貲焉父喪不能葬晝夜號泣以孝感天雨錢三日然後能畢喪事所剩盡入於官後人稱之曰忠孝雨錢公

慎終　嫁從治命

晉春秋時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魏顆曰必嫁是疾病則曰必以爲徇及卒顆嫁之曰疾病則乱吾從其治也及敗秦師獲杜回秦之力人也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回躓而顛故能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

魏顆居晉將

未葬不安居

南宋海虞令何子平母喪去官哀毀踰禮每哭踊頓絶方蘇屬大明(孝武年號)末東土飢荒繼以師旅八年不得營葬晝夜號哭常如袒括之日冬不衣絮夏不就涼日以米數合為粥不進鹽菜所居屋敗不蔽風日兄子伯興欲為葺理子平不肯曰我情事未申天地一罪人耳屋何宜覆會稽太守蔡興宗聞之甚加矜賞為營冢壙

追慕　願為負米

周子路見孔子曰昔者由也事二親時嘗食藜藿之食為親負米百里外親歿之後南遊於楚從車數百乘積粟萬鍾累茵而坐列鼎而食願欲食藜藿為親負米不可復得

子曰由也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思者也

不忍食棗

周曾晳嗜羊棗曾子不忍食羊棗公孫丑問曰膾炙與羊棗孰美孟子曰膾炙哉公孫丑曰然則曾子何為食膾炙而不食羊棗曰膾炙所同也羊棗所獨也

聞雷圜冢

後漢蔡順母終停喪在堂東家失火順不能移伏棺而哭火乃飛於西家母畏雷每雷震順輒圜冢而泣曰順在此

刻木為母

漢丁蘭梧州人少喪母乃刻木為母日將飲食獻之至久其妻不敬用針刺其身忽血出蘭歸遂放其妻隣有借物者

木人不悦蘭即不與隣嫗敲木人蘭徃殺之官免其罪

隣里輟社

魏時王脩年七歲以社日母亡來歲里社脩感念哀甚隣里為之輟社

攀栢號父

魏王裒字偉元父儀為司馬昭所殺裒痛父非命未甞西向坐示不臣朝廷隱居教授廬于墓側旦夕常至墓拜跪攀栢悲號涕泣着樹樹為之枯母性畏雷每雷輙到墓曰裒在此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甞不三復流涕門人受業者並廢蓼莪之篇

隣母輟飡

晉王隱之字處嘿年七歲丁父憂每號泣人為之流涕事母孝謹及執喪哀毀過禮與太常韓康伯隣居康伯母賢明婦人也每聞其哭輟飡投筯為之悲泣謂康伯曰汝若居銓衡當舉此等人及康伯為吏部尚書隱之遂階清級

捫瘡輙哭

宋寇萊公準少時不修小節頻愛飛鷹走犬太夫人性嚴嘗不勝怒舉秤槌投之中足流血由是折節從學及貴母已亡每捫其瘡痕輙哭

遇雪號墓

宋節孝處士徐積事孝謹嚴太夫人終先生號慟嘔血絕而復蘇哭不輟聲廬墓三年卧苫枕塊縗絰不去身雪夜

伏墓哀號問寒否翰林呂溱造廬下聞其號哭曰想見神
中夜聞此聲亦須為公泣後居州學吉授含尚設考妣几
筵晨昏起居饋食如生冬以火溫衾夏揮扇去蚊蚋思其
平日所甘日以供祀

遇石不踐

宋節孝先生徐積生三歲父羅城君卒晨昏匍匐床下求
其父甚哀太夫人一日使讀孝經輙流涕不止年壯以羅
城君諱石平生不用石器遇石則避而不踐或問之曰天
下用石多矣必避之然後為孝歟他日山行奈何先生曰
吾豈固避之哉遇之怵然傷吾心乃思吾親不忍加足其
上也

敬長　食果取小

漢孔融字文舉四歲與諸兄共食梨棗輒引小者人問其故荅曰我小兒法當取小者由是宗族奇之

扶兄疾病

晉咸寧中大疫庚袞二兄俱亡次兄毗復危殆癘氣方熾父母諸弟皆出次於外袞獨留不去諸父兄強之乃曰袞性不畏病遂親自扶持晝夜不眠十有餘旬疫勢既歇家人乃反毗病得差袞亦無恙父老咸曰異哉此子守人所不能守行人所不能行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始知疫癘之不相染也

食不先飯

元魏楊椿弟津昆弟相事如父子椿年老曾他處歸津扶持還不假寢閤前承問安否椿津年過六十並登台鼎而津常朝暮恭問子姪羅列階下椿不命坐不敢坐椿每近出或日斜不至津不先飯椿還然後共食食則津親授匙筯味皆先嘗椿命食然後食津為肆州椿在京宅每四時嘉果輒因使次附之若或未寄不先入口

為姊煮粥

唐李勣字懋功貴為僕射其姊病勣親為燃火煮粥火焚其鬚姊曰僕妾多矣何自苦如此勣曰豈為無人耶顧今姊年老勣亦老雖欲數為姊煮粥可得乎

恭順盡禮

崔孝偉（博陵人）奉兄孝芬盡恭順之禮坐食進退不命則不敢也雞鳴而起且溫顏色一錢寸帛不入私房有無共之

問兄飢冷

宋溫公與兄伯康友愛尤篤伯康年八十公事之如嚴父保之如嬰兒每食少頃則問曰得無飢乎天少冷則拊其背曰衣得無薄乎

飲食必親

范忠宣公伯兄久病公承事照管湯藥飲食起居必躬必親如孝子之事嚴父賈文元守北都辟掌機密召編校秘閣書籍皆以兄病辭不赴富文忠公責之曰臺閣清貴人豈易得小官出常調何必苦辭公曰富貴有命

友悌　同被共寢

漢姜肱字伯淮彭城人兄弟四人友愛天至常共卧起同被而寢及各娶妻兄弟相戀不入房室

分財推讓

薛包字孟嘗汝南人父娶後妻憎包分出之包日夜號泣不能去歲餘父母還之後弟子求分財異居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財奴婢引其老病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廬取其荒頓者曰吾少時所理意所戀也器物取其朽敗者曰我素所服食口所安也弟子數破産包輙復賑給之

代弟赴賊

趙孝沛人天下亂人相食弟禮為賊所得孝聞之即自縛詣

賊曰弟久餓羸瘦不如孝肥飽賊驚異並放之

射牛不問

隋牛弘𪈍人鶴𩍖寬厚弟弼好酒嘗醉射殺弘駕車牛弘未還宅其妻迎謂弘曰叔射殺牛弘無所恠問直答云作脯坐定妻又曰叔忽射殺牛大是異事弘曰已知之矣顔色自若讀書不輟

感樹復居

田真兄弟三人分財各居堂前有一株紫荊華甚茂兄弟共議破而為三忽一夕樹即枯死真見之驚謂兄弟曰木本同株當分根便憔悴況人兄弟孔懷而可離是人不如樹木也兄弟相感而更合

念弟安母

唐岑文本字景仁江陵人事母孝撫弟姪篤恩義弟文昭多文輕薄帝曰卿弟多過朕將出之文本曰臣少孤母所鍾念者弟也不欲難左右今若外出母必憂無此弟是無老母也泣下嗚咽帝愍其直召文昭責敕卒無過

勸異斥妻

劉君良四世同居門內斗粟尺帛無所私隋大業末荒饉妻欲勸異居因易置床木禽雛令鬪且鳴家人怪之妻曰天下亂禽鳥不相容况人耶君良與兄弟別處月餘密知其計因斥去妻曰爾破吾家召兄弟流涕以告更復同居

分異逐婦

李充家貧兄弟六人同衣遞食妻謂充曰妾有私財願思分異充僞酬之令醞酒期會請內外共宴充前跪白母曰此婦教充離間毋兄罪合遣叱便呵令出門婦銜泣而去坐中驚肅

楚人謂橋爲圯

小學日記故事大全 卷

隆師　孺子取履

漢張良字房嘗遊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之為其老乃強忍下取履因跪進父以足受之良大驚父去里許復回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期此良曰諾五日平明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後五日早會良雞鳴往父又先在怒曰後何也去後五日復早來良乃夜半往有頃父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曰讀是則為王者師遂去不見視其書乃太公兵法良異之常誦習佐高祖取天下封留侯

下帷講誦

董仲舒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盖三年不窺園學士皆師尊之

諸生升堂

董春少好學師事王君仲授古文尚書後詣京房授易後迎師立精舍遠方門徒學者數百人諸生每升講堂鳴鼓三通堂下橫經捧手請問者百人

童子作粥

童子魏昭陳人請於郭泰曰經師易遇人師難遭願在左右供給洒掃泰許之泰嘗不佳令昭作粥〻成進泰〻呵之曰為長者作粥不加意敬使不可食以杯擲地昭作粥重進泰復呵之如是者三四姿容無變泰乃曰吾始見子之

面而今而後知卿心耳遂友而善之

都講進魚

楊震字伯起明經博覽無不窮究諸儒爲之語曰開西孔子楊伯起常客居於湖有冠雀銜三鱣魚飛集講堂前都講取魚以進曰蛇鱣卿大夫之象也三者法三台也先生自此升矣

設帳授進

鄭玄字康成高密人事馬融融素驕貴坐高堂設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門徒四百餘人玄在門下三年不得見使高業弟子傳授於玄玄日夜尋誦未嘗怠倦會融集諸生考論圖緯聞玄善筭乃召見於樓上玄因從質諸疑義

問畢辭歸融喟然謂門人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

師傅自重

宋哲宗即位幼冲召程正叔為崇政殿說書正叔以師道自居每侍講甚莊繼以諷諫上畏之時文潞公為平章軍國重事年九十矣對上恭甚進士唱名侍立終日上屢曰太師少休公頓首謝立不去或謂正叔曰君之倨視潞公之恭議者以為未盡正叔曰潞公三朝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吾以布衣為上師傅敢不自重吾與潞公所以不同也

弟子侍立

孫復字明復少舉進士不中退居泰山之陽魯多學者自

石介以下皆以弟子事之孔給事道輔為人剛正嚴重不妄與人閒先生之風就見之介執杖屨侍左右先生坐則立升降拜則扶之及往謝魯人由是識師弟子之形

端坐不語

焦千之字伯強河南人嚴毅方正呂申公招延使教諸子諸生少有過差先生端坐召與相對終日竟夕不與之語諸生恐懼畏伏先生方畧降辭色

設拜請問

呂滎公晩年名益重遠近皆師尊之陳忠肅公瓘徑由楊州見公請公危坐堂上時設六拜請問卑恭如新學小生見公夫人亦盡敬致拜

公服以見

胡安定教人有法科條纖悉備具以身先之視諸生自居如其父兄諸生亦信愛如其子弟為蘇湖二州教授雖大暑必公服終日以見諸生嚴師弟子之禮學徒千數散在四方隨其人賢愚皆循〻雅飭

吾道南矣

圭山先生楊時字中立延平人往潁昌從學於明道程先生先生甚喜每曰楊君最會書容易及歸送出門謂坐客曰吾道南矣

坐春風中

朱光庭字公掞偃師人見明道先生於汝州歸謂人曰光庭

在風春中坐了一箇月

立雪門外

游酢字定夫與楊中立初見伊川先生先生瞑目而坐二子侍立既覺顧謂曰爾輩尚在此乎今既晚且休矣及出門門外雪深三尺

迎置執禮

彭汝礪字器資饒州鄱陽人少師事桐廬人倪天隱天隱奇之後舉進士第一為保信軍節度推官迎天隱置于學執弟子禮事之甚恭

不敢邪心

徐節孝既冠從安定學自言初見先生退頭容纔偏先生

厲聲云頭容直積因思不獨頭容直心亦要直自此不敢有邪心

怠慢　醴酒忌設

漢楚元王交敬禮申公等穆生不嗜酒王每置酒常為穆生設醴及王戊即位常設後忌設焉穆生乃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

朝師何典

後漢邊韶字孝元陳留人告授數百人曾晝日假寐弟子私嘲之曰邊孝元腹便便懶讀書但欲眠孝元潛聞之應曰邊為姓孝為字腹便便五經笥但欲眠思經事寐與周公同夢靜與孔子同意師而可嘲出何典記嘲者大慚

親友 鮑子知我

管仲字夷吾潁上人少與鮑叔牙游鮑叔知其賢終善遇之仲曰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利自與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吾嘗為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為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為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於天下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

一見傾蓋

孔子之郯遇程子於途傾蓋而語終日甚悅顧謂子路取束帛以贈之

所交名世

漢鄭當時字壮年陳留人少其所交皆大父行天下有名之士

冠綬彈結

王吉字子陽琅琊皋虞人少好學明經與同郡貢禹為友世稱王陽在位貢禹彈冠言其取舍同也蕭育字次君望之之子少與朱博為友著聞當世長安語曰蕭朱結綬王貢彈冠言其相薦達也育與博後有隙不能終故世以交為難

光皇論舊

嚴光字子陵會稽人少與光武同遊學及光武即位乃變姓名隱身不見帝思其賢乃令以物色訪之後齊國上書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其光乃備安車玄纁聘之三

及而後至車駕幸其館光臥不起帝即其臥所撫其腹良久乃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固有志何相迫乎帝歎息而去復引入論道故舊相對累日因共偃臥光以足加帝腹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帝座甚急帝笑曰朕故人子陵共臥耳除諫議大夫不屈乃耕於富春山後人名其釣處為嚴陵瀨

膠漆不如

雷義字仲公鄱陽人與陳重為友義舉茂才讓於陳重刺史不聽義遂狂走不應命鄉里語曰膠漆自謂堅不如雷與陳

設榻禮待

陳蕃字仲舉汝南人年十五嘗閑處一室庭宇蕪穢父友薛勤來候之謂蕃曰孺子何不洒掃以待賓客蕃曰大丈夫當掃除天下安事一室乎勤知其有清世志甚奇之後為樂安太守郡人周璆高潔之士前後郡守招致不至唯蕃能致焉蕃特為設一榻去則懸之蕃又為豫章太守以禮請徐穉為功曹穉至特設一榻去則懸之

千里期信

范式字巨卿山陽人少游太學與河南張劭友劭字元伯二人並告鄉里式謂元伯曰後二年當過拜尊親乃共剋期至期元伯白母請設饌以候之母曰二年之別千里結言何信之審耶對曰巨卿信士必不乖違至日巨卿果到升

堂拜飲盡歡而別

為友導騶

范式為荊州刺史友孔嵩家貧為新野縣傭縣遣嵩為式導騶式曰孔仲山郡命代之嵩以傭未畢不肯代

累世通家

孔融孔子二十世孫幼有異才十歲隨父詣京師時河南尹李膺簡重不妄接士自非當世名人及與通家皆不得白融造門曰我是李君通家子弟門者言之膺請融問曰高明祖父嘗與僕有舊恩乎融曰然先君孔子與老君同德比義而相師友則融與君累世通家衆坐歎息

割席分坐

管寧字幼安人朱虚與華歆邴原俱遊學三人相善時人號為一龍寧為龍頭原為龍腹歆為龍尾寧嘗與共園鋤菜見地有金寧揮鋤與瓦石不異歆捉而擲之又嘗同席讀書有乘軒過門者寧讀書如故歆廢書而看寧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

千里命駕

晉嵇康字叔夜人譙與呂安友善每有相思千里命駕

竹林之交

山濤字巨源與嵇康等為竹林之交着忘年之契王戎少阮籍二十歲而籍與之交

值賊不去

荀巨伯遠省友人疾值胡賊攻郡巨伯不忍去賊至謂巨伯曰大軍至一郡並空汝何男子敢獨止此巨伯曰有友人疾不忍委之寧以我身代友人之命賊知其賢旋軍而還

同輿接茵

夏侯湛字孝若譙人美容觀與潘岳友善每行止同輿接茵京師謂之連璧

號耐久朋

唐魏元同字和初與裴炎締交善保終始時人號耐久朋

為忘年交

張鎰有重名陸贄年十八往見語三日奇之請為忘年友

孟郊性介少合韓愈一見為忘年友

出謁吏僕

宋韓忠憲公億字宗魏與李康靖公若谷未第時皆貧同試京師出謁更僕李先登第授許州長社縣主簿赴官自控妻驢億為負一箱將至長社三十里李謂韓曰縣吏來箱中止有錢六百以其半遺韓相持大哭別去次舉韓亦登第後皆至叅政世為婚姻不絕又二人布衣時同遊止一氊同寢一日分途剖而分之

炎涼

貧賤寡友

孟甞君為齊相招致賔客數千人及見廢諸客皆去後復

相位謂馮驩曰文嘗好客遇客無所敢失客見文一日廢皆背去莫顧文者今賴先生得復其位客亦何面目復見文乎驩曰富貴多士貧賤寡交事之固然也願君遇客如故君曰敬從命矣

貧賤交情

漢翟方進字子威上蔡人爲廷尉賓客塡門及廢門外可張雀羅後復爲廷尉客欲往去公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現

行己

寛弘 清濁莫量

漢黃憲字叔度陳蕃周擧嘗相謂曰時月之間不見黃生則鄙吝之萌復存乎心矣郭林宗嘗過袁閬不宿而退從憲累日方還或問之答曰奉高之器譬諸氾濫雖清而易挹叔度汪汪若千頃之波澄之不清淆之不濁不可量也

神色不異

劉寬字文饒弘農人 桓帝朝典歷三部溫仁多恕雖在倉卒未嘗疾言遽色夫人欲令寛恚伺當朝會裝嚴已訖使婢奉肉羹飜污朝衣寛神色不異乃徐言曰羹爛汝手耶其

性度如此

喜怒不見

宋王旦字子明莘縣人器局寬厚未嘗見其怒飲食有不精潔者但不食而已家人欲試其量以少埃墨投羹中公惟啖飯而已家人問何以不食羹曰我偶不喜肉一日又墨其飯公視之曰吾今日不喜飯可具粥其不發人過皆類此

長厚　誣金不辨

漢直不疑南陽人為郎同舍有告歸誤持同舍郎金去金主意不疑不疑謝有之買金償後告歸者至而歸金亡金郎大慙以此稱為長者

與馬不爭

卓茂字子康性寛仁恭愛鄉黨故舊皆愛慕之嘗出行有人認其馬茂心知其謬嘿觧與之他日馬主别得之者乃送馬謝之茂性不好争如此

代錢不言

陳重字景公舉孝廉在郎署有同舍郎負息錢數十萬責主日至請求無已重乃密以錢代還郎後覺知而辱辭謝之重曰非我之爲當有同姓名者終不言恵

誣牛不校

劉寛嘗出有失牛者就寛車中認之寛無所言下駕步歸有頃認者得牛而送還叩頭謝曰慚負長者随所刑罪寛曰物有相類事容脱誤幸勞見歸何爲謝之州里服其不

校

廉介　不污拾遺

魏樂羊子嘗行路得遺金一餅還以與其妻妻曰吾聞志士不飲盜泉之水廉者不受嗟來之食況拾遺棄以污其行乎羊子大慚乃捐金於野

不受妄與

子思居於衛緼袍無裏二旬九食田子方聞之使人遺之狐白裘恐其不受因謂之曰吾假人遂忘之吾與人如棄之子思辭而不受子方曰我有子無何故不受子思曰伋聞之妄與如棄物於溝壑伋雖貧不忍以身為溝壑是以不敢當

亟還玉帶

宋王文正公旦為相日有貨玉帶者弟以呈公公曰如何弟曰甚佳公命繫之曰還見佳否弟曰繫之安得自見公曰自負重而使觀者稱好無乃勞乎我腰間不稱此物亟還之

安用古鑑

呂文穆公蒙正字聖功為相有一朝士家藏古鑑自言能照二百里因公弟獻以求知其弟伺間從容言之公笑曰吾面不過楪子大安用照二百里其弟遂不敢復言

不取石硯

孫之翰人嘗與一硯直三十斤孫曰硯有何異而如此之

價也客曰硯以石潤為賢此石呵之則水流孫曰二日得一擔水纔直三錢買此何用竟不受

不欺　暮夜畏知

漢楊震遷東萊太守當之郡道經昌邑故所舉荆州茂才王密為昌邑令謁見至夜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神知子知我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出震性公廉不受私謁子孫常蔬食步行故舊或欲令開產業震不肯曰使後世稱為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可乎

苞苴不污

唐潤州刺史韋詵有女擇所宜歸會休日登樓見人於後

圃有所瘞藏者訪吏曰叅軍裴寛居也詵問狀答曰寛義
不以苞苴污家適有人以鹿為餉致而去不敢自欺故瘞
之詵歎異乃妻以女

貞潔　明燭避嫌

魯顔叔子獨處一室夜大雨比舍屋崩一女子趨而投之
叔子使執燭於手燭盡縮屋以繼至明不二志

坐懷不亂

柳下惠遠行歸過夜宿於郭門外須臾有女子來同宿時
天大寒惠恐女子凍死乃坐女子於懷以衣覆之至曉不
為亂

閉户不納

魯男子獨處一室鄰之嫠婦亦獨處一室夜暴風雨至嫠婦室壞之而託焉男子閉户不納嫠婦自牖與之言子何不納我乎男子曰男女不六十不同居今子幼吾亦幼是以不納汝也婦人曰子何不若柳下惠然嫗不逮門之女國人不稱其亂男子曰柳下惠固可吾固不可吾將以吾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孔子聞之曰善哉欲學柳下惠者未有似於此也

隱逸　布衣之心

漢孔子建世傳古文尚書與崔篆善及篆事王莽勸子建仕荅曰吾有布衣之心子有袞冕之志各從其所好

著潛夫論

王符字節信少好學與馬融張衡崔瑗友善隱居著書號
潛夫論鴈門太守見皇甫規規不為禮王符在門規倒屣
迎之時人為之語曰徒見二千石不如一縫掖言書生道
義之重也

鼓琴河汾

隋王通字仲淹初篤學慨然有濟蒼生之志西遊長安見
文帝於太極殿奏太平十二策不見用揚素甚禮重之居
河汾教授生徒續詩書修五經房杜王魏等咸北面受王
佐之道蓋千餘人鼓琴於河汾亭有釣者過而歎曰居山
澤而廊廟之志

賜號和靖

宋林逋字君復少孤刻志於學結廬小孤山善吟詩梅詩香影一聯為世所稱有高節真宗賜號和靖先生畜双鶴逋或遊西湖諸寺有客至童子放鶴即棹小舟而歸倒影晴香橫斜水清淺浮動月黄昏

不受薦辟

元許謙字益之金華人制行甚嚴而應世者不膠於古不流於俗介而不僑通而不隨素志冲淡以道自樂浙東憲府聞其名而不察其志辟為掾避不就肅政廉訪使劉公庭置舉茂才異等副使趙公宏偉舉遺逸亦皆固辭後宏偉南臺命除含迎置将使衆僚多士有所矜式謙即欣然赵而不留也後復東還遂屏迹八華山中學者翕然從之教

人以五性人倫為本討論講貫終日無倦惰者作之鈍者抑之拘者開之放者約之為學者師垂四十餘年著錄迨千餘人卒年六十八門人以義制服者若干人因其自號題其墓曰白雲先生

感天生瑞

皇明管遂初先生（名琨字原璞山陰人）幼知孝讓及長穎悟絕人博通群書詩文自成一家隱居教授平生無偽言詭行待人盡誠與物無忤積善之心至老彌篤及卒自知其時至期謂子孫曰吾將還造化矣言訖遂正寢而卒葬東塘魚伐竹蕃墓域當首三莖枝葉再生秀茂異於他植遠近聞而往觀者皆嘖嘖曰此遂初先生積善之徵也或以方諸美

公竹又云瑞竹士夫多賦詠之本部節推周君紹立聞而
善之亦賦一詩有積善有徵之句

天性行藏

長子存古先生（名上弘字仲尼 又號宜靜）爲人嚴毅方正開心見誠
不干時名不逐世利不恃己之長不言人之短孝悌忠信
濟人利物皆出天性其訓示子孫亦盡己之所長正其大
綱不求細故故一門子姓無小大莫不畏敬遵守其教教
授鄉閭敦尚真切或開或約俱得其宜故從遊者衆累薦
鄉飲皆不赴周節推重其爲人時鄉飲酒禮送至其家
恭謹 居無惰容 以

宋劉忠定公安世字器之（大名人）儀狀魁碩聲吐如鐘見賓

客談論踰時体無欹側肩背竦直身不少動至手足亦不
移性嚴毅雖家居無惰容子弟進見侍側肅如也

燕必危坐

蘇頌字子容宇量宏博喜慍不形於色尤謹禮法雖燕居
必正衣冠危坐家人莫見惰容平生未嘗問家人有無所
得俸賜隨即散用自奉至儉薄每食不過一肉

儉朴　　綈袍胡床　敗簀疎牖

宋曹彬後周時為近戚年未壯曆戎寄晝訓練夜警巡食
無膏粱衣靡文綵一日與主帥暨諸賓從環坐於野適隣
道主将命單介馳書詣公使者素不識公潜問人曰誰為
曹公有指公以示之者使者初謂其紿笑曰豈有國戚重

臣背衣弋綈袍坐素木胡床者乎審視之方信其簡儉如此　公兩總機密五臨藩翰位愈高而志愈下寵愈厚而憂愈深不蓄羨餘爲子孫計不樹私黨爲門館恩所居屋僅蔽風雨敗簷踈牖不堪其憂而公處之恬然自若喜愠之色家人不知湛然澄波莫窺其際

勤勞　運甓勵志

晉陶侃爲廣州刺史在州無事輙朝運百甓於齋外暮運於齋內人問其故荅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遊恐不堪事其勵志勤力皆此類甞語人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豈可逸遊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

計食任事

宋范文正公過夜就寢即自計一日食飲奉養之費及所為之事果自奉之費與所為之事相稱則鼾鼻熟寐或不然則終夕不能眠明日必求所以稱之者

改過　改厲除害

晉周處字子隱膂力絶人不修細行州里患之自知為人所惡慨然有改厲之志謂父老曰今時和歲豊何苦不樂父老曰三害未除何樂之有南山白額猛虎長橋下蛟并子為三害處曰吾能除之乃入山射殺猛虎投水搏殺蛟遂厲志好學志存義烈言必忠信克己期年州府交辟

泣蕩投釖

戴淵字若思少好遊俠常在江淮間刼掠陸機赴假還洛輜重甚盛淵在岸上據胡床指揮左右皆得其宜 淵既風姿鋒穎雖處鄙事神氣尤異機於船上遥謂之曰卿才如此亦作刼耶淵泣涕而歸辭屬非常機珍重之便與定交

操守 抱璞自泣

楚和氏得玉璞荊山中奉獻厲王王使玉人相之曰石也以和為詐而刖其左足及武王即位和又献之王使人相之又曰石也又以和為詐而刖其右足文王即位和乃抱其璞而哭於楚山下三日三夜泣盡而繼以血王聞之使人問其故曰天下刖者多矣子奚哭之悲耶王乃使玉人理其璞而得玉焉遂命曰和氏之璧

不肯易妻

漢宋弘字仲子為太尉帝妹湖陽公主新寡帝與論群臣以微觀其意主曰宋弘威容群臣莫及帝曰試圖之後弘被引見主坐屏後帝因謂弘曰諺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顧主曰事不諧矣

飲泉不貪

晉呉隱之字處嘿有清操為廣州刺史未至州二十里地名石門有水曰貪泉飲者有無厭之欲隱之至泉所酌而飲之因賦詩曰古人云此水一歃懐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在州清操愈厲

不妄認祖

宋狄青字漢臣（謚武襄）為樞密使或告以當推狄梁公為遠祖公愧謝曰青出田家少為兵安敢祖梁公有梁公之後持梁公畫像及告身十餘通詣青獻之以謂青之遠祖青謝之曰一時遭際安敢自附梁公厚贈而還之比之郭崇韜哭子儀之墓青所得多矣

自持　清恐人知

晉胡威字伯虎為徐州刺史入朝武帝歎其父清謂威曰卿孰與父清對曰臣不如也帝曰卿父以何為勝耶對曰臣父清恐人知臣恐人不知是臣不及遠也

終身不欺

宋賈内翰黯字直孺鄧州人以壯元及第歸鄧州范文正公為守賈公謝文正曰某晩進偶得科第顔受教文正曰君憂不不顯唯不欺二字可以終身行之賈公拜其言不忘每語人曰吾得於范公者終身用之不盡也

事必告天

趙清獻公抃字閲道號知非子平生日所為事夜必衣冠露香拜手告于天應不可告者則不可為也

可對人言

温公甞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為未甞有不可對人言者耳

言恐有欺

陳瓘字瑩中南劒州人閑居容止常莊雖盛暑見子孫輩未嘗不正衣冠言不苟發一日嘗與家人語家人戲問是實否公退自責者累日曰豈吾嘗有欺於人耶何為有此問也

一生忠恕

范純仁嘗曰我平生所學唯得忠恕二字一生用不盡以至立朝事君接待僚友親睦宗族未嘗須臾離此又戒子弟曰人雖至愚責人至明雖有聰明恕己則昏但當以責人之心責己恕己之心恕人不患不到聖賢地位也

終身不妄

劉安世從學于溫公數年一日避席問行己之要可以終身行之者公曰其誠乎吾平生力行之未嘗須臾離也故

立朝行己俯仰無愧耳公問行之何先荅曰自不妄語始

自是拳拳弗失終身行之

恬退　知足不辱

漢疏廣字仲翁蘭陵人為太子太傅兄子受字公子為少傅朝廷以為榮在位五歲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遂身退天之道也今宦成名立不去懼有後悔歸老故鄉不亦善乎即日上疏乞骸骨公卿故人設祖道供帳東門外送者車數百兩道路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

高尚　屢辟不就

漢徐穉字孺子家貧嘗自耕稼非其力不食恭儉義讓所居服其德屢辟舉不就嘗為太尉黃瓊所辟瓊卒乃往設

鷄酒薄祭奠畢而去不告姓名時會者郭林宗等聞之起其穉也遣茅容追及之與言稼穡之事臨訣謂容曰為我謝林宗大樹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為栖栖不遑寧處及林宗有毋憂穉往吊之置生芻一束於廬前而去衆恠不知林宗曰此必南州高士徐孺子也詩不云乎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吾無德以堪之

自適　志不在魚

唐張志和字子同號玄真子因所居泉名居江湖自稱烟波釣徒每垂釣不設餌志不在魚也陸羽字鴻漸亦隱者嘗問孰與往來者對曰太虛為室明月為燭與四海諸公共處未嘗少別也何有往來

其故

飲不至醉

宋邵雍字堯夫河南人居洛四十年安貧樂道自云未嘗攢眉所居寢息處名曰安樂窩自號安樂先生又為甕牖讀書其下朝則焚香獨坐晡時飲酒三四甌微醺便止不使至醉

治家

親睦　七世敦睦

晉范毓字稚春奕世儒業敦睦九族客居青州逮毓七世時人號其家兒無常衣父無常主少履高操安貧有志行

百口同爨

元魏楊播字延慶人華陰家世純孝並敦義讓昆季相事如父子朝則聚於廳堂終日相對未嘗入內有一美味不集不食廳堂間往往幃幔隔障爲寢息之所時就休偃還共談笑一家之內男女百口緦服同爨庭無間言楊椿嘗戒子孫云吾兄弟在家必同盤而食若有近行不至必待其還亦有過中不食忍飢相待吾兄弟八人今存其三不忍別食也聞汝兄弟時有別齋獨食者又不如吾一世也

六院共庖

唐劉君良四世同居族兄弟猶同産門內斗粟尺布無所私武德中楊洪業至其居見六院共一庖子弟皆有禮節歎揖而去貞觀六年表異門閭瀛洲人

九世同居

張公藝陳留壽張人九世同居北齊隋唐皆旌表其門麟德中高宗封泰山幸其宅召見公藝問所以能睦族之道公藝請紙筆以對乃書忍字百餘以進其意以為宗族所以不協由尊長衣食或有不均卑幼禮節或有不備更相責望遂為乖爭苟能相與忍之則家道雍睦矣

钱帛不私

崔孝芬字恭梓弟孝偉兄弟孝友慈孚一钱尺帛不入私房吉凶有須聚對分給諸婦亦相親愛有無共之叔振既亡孝芬等承奉叔母李氏若事所生朝夕温凊出入啓覲家事巨細一以咨决兄弟有獲尺寸以上皆入李氏之庫

四時分賚李氏自裁之

口餉計給

宋李文正公昉字明遠饒陽人子孫數世至一百餘口猶同居共爨田園邸舍所收及有官者俸祿皆聚之一庫計口日給餉婚姻喪葬貲有常數命子弟分掌其事

義在均贍

范文正公輕財好施尤厚於族人既貴於姑蘇近郭買良田數千畝為義庄以養群從之貧者擇族人長而賢者一人主其出納人日食米一升歲衣縑一匹嫁娶喪葬皆有贍給聚族人僅百口嘗語諸子弟曰吾吳中宗族甚衆於吾有親疎然吾祖宗視之則均是子孫固無親疎也吾安

得不恤其飢寒哉且自祖宗來積德百餘年而始發於吾
得至大官若獨享富貴不恤宗族他日何以見祖宗於地
下今亦何顏以入家廟乎故恩例奉賜常均族人并置義
田宅云公殁逾四十年子孫奉公之法不敢廢弛

七世同居

皇明王燾蘄州人七世同居少長三百餘口庭無間言有司
以聞詔旌其門曰孝義

家法　諸子責過

漢萬石君父子五人同時為二千石時人以此稱其家石奮漢初趙人徙家長安邑歸老于家子
孫為小吏來歸謁萬石君必朝服見之不名子孫有過失
不誚讓為便坐對案不食諸子相責肉袒謝罪改之乃許

少子慶為內史嘗醉歸入外門不下車萬石君聞之不食慶恐肉袒謝罪不許舉宗及兄建肉袒君讓曰內史貴人入閭里里中長老皆走匿而內史坐車中自如固當乃謝罷慶後慶及諸子入里門趨至家

不買田宅

疏廣乞歸上賜黃金二十斤太子贈五十斤既歸鄉日設酒數請族人故舊賓客相與娛樂廣子孫竊謂廣所信愛者宜勸說買田宅廣曰吾豈老悖不念子孫哉顧自有田廬令子孫勤力其中足以供衣食今復增益但教子孫怠惰耳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夫富者衆之怨也吾既無以教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又此金

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也故樂與鄉黨宗族共享其賜以盡吾餘日族人慚服

幽室必整

張湛字子孝扶風人矜嚴好禮動止有則居幽室必整遇妻子如嚴君父母之謂在鄉黨詳言正色三輔以爲儀表

諸婦更睦

繆彤字豫公兄弟四人皆同財業及各娶諸婦分異又數有鬬爭之言彤深懷忿乃掩戶自撾曰繆彤修身謹行學聖人之學將以整齊風俗柰何不能正其家乎弟及諸婦聞之悉叩頭謝罪更爲敦睦之行

遺之以安

龐德公人襄陽未嘗入城府夫妻相敬如賓荆州刺史劉表候之公釋耕於壟上而妻子耘於前表問曰先生苦居畎畆而不肯官祿後何以遺子孫乎公曰世人皆遺之以危我獨遺之以安雖所爲不同未爲無所遺也表歎息而去

箕箒訓女

晉庾袞字叔褒人晉州以孝義稱孤兄女曰芳將嫁美服既具袞乃刈荆苕爲箕箒召諸子集于堂男女以班命芳曰芳乎汝少孤汝逸汝豫不汝瑕疵今汝適人將事舅姑灑掃庭内婦之道也故賜汝此匪兕之爲美欲温恭朝夕雖休勿休也

遺以一經

南朝柳世隆字彥緒襄陽人性清廉張緒問曰觀君舉措當以清名遺子孫乎答曰一身之外亦復何須子孫不才將為爭府如其不才也不如一經

家法名世

唐河東節度使柳公綽字子寬華原人在公卿間最名有家法中門東有小齋自非朝謁之日每平朝輒出至小齋諸子仲郢輩皆束帶晨省於中門之北公綽決私事接賓客與弟公權及群從弟再會食自朝至暮不離小齋燭至則命一人子弟執經史躬讀一過乃講議居官治家之法或論文或聽琴至人定鍾然後歸寢諸子復昏定於中門之北凡二十餘年未嘗一日變易及公綽卒仲郢一遵其法

事公權如公綽非甚病見公權未嘗不束帶仲郢為京兆尹鹽鐵使出過公權於通衢必下馬端笏立候公權過乃上馬公權暮歸必束帶迎候於馬首公權屢以為言仲郢終不以官達而少改公綽妻韓氏相國休之曾孫家法嚴肅儉約為縉紳家楷範歸柳氏三年無少長未嘗見其啓齒常衣絹素不用綾羅錦綉每歸覲不乘金碧輿秖乘竹兜子二青衣步屣以隨常命粉苦參黃連熊膽和為丸賜諸子每永夜習學含之以資勤苦其後仲郢以禮自守居家無事亦端坐拱手出內齋未嘗不束帶三為大鎮廐無良馬衣不熏香公退必讀書手不釋卷

閨門有法

馮元常閨門雍睦有禮法雖小功喪不御私室神龍中旌
其家大署曰忠臣之門天下嘉其節

蔬食與子

唐五代劉玭魏州人為縣令子貧始就學衣以青布衫襦每食
則自肉食別以蔬食食貧牀下曰肉食君之祿也爾欲之
則勤學以干祿吾食非爾之食也由是貧力學舉進士

內助得賢

宋程太中公珦慈恕而剛斷平居與幼賤處惟恐有傷其
意至於犯義理則不假也左右使令之人無日不察其飢
飽寒燠夫人侯氏事舅姑以孝謹稱與公相待如賓客公
賴其內助禮敬尤至而夫人謙順自牧雖小事未嘗專必

稟而後行治家有法不嚴而整不喜而笞朴奴婢視小臧
獲如兒女諸子或加呵責必戒之曰貴賤雖殊人則一也
公或有所怒必為之寬釋唯諸兒有過則不掩也常曰子
之所以不肖皆毋蔽其過而父不知也子總數歲行或踣
家人走前扶抱恐其驚啼夫人未嘗不呵責曰汝若安徐
寧至踣乎飲食常置座側或絮羹即叱止之曰幼未稱欲
長當何如雖使令輩不得以惡言罵之故伊川兄弟平生
於飲食衣服無所擇不能罵人非性然也教之使然也

戒無謾語

溫公五六歲弄胡桃女兄欲為脫去皮不得女兄去一婢
以湯脫之女兄復來問脫胡桃者公曰自脫也先公適見

之訶曰小子何得謾語自是不敢謾語公後以誠授學者曰從不妄語入

教循規矩

呂榮公父申國公居家簡重寡嘿不以事物經心毋申國夫人性嚴有法雖甚愛公然教公事事循規矩公甫十歲祁寒暑雨侍立終日不命坐不敢坐日必冠帶以見長者平居雖甚熱在父母長者之側不得去巾襪縛袴衣服惟謹行步出入無得入茶酒肆市巷之語鄭衛之音未嘗一經於耳不正之言非禮之色未嘗一接於目

戒享富貴

范文正公旣貴常以儉約率家人日戒諸子曰吾貧時與

汝母養吾親汝母躬執爨而吾親甘旨未嘗充也今而得厚祿欲以養親親不在矣汝母亦以早世吾所最恨者忍令若曹享富貴之樂也

燕居危坐

范內翰祖禹字淳父成都人燕居正色危坐未嘗不冠出入步履皆有常處几案無長物硯墨刀筆終歲不易其所平生所觀書如未嘗觸衣稍筆者不服十餘年不易衣亦無垢汚履雖穿如新皆出於自然未嘗有意如此

靜室焚香

張忠定公詠字復之鄄城人自奉寡薄儉陋雖寒士不若公退闢靜室焚香燕坐聚書萬卷往往手自校正旁無聲色

之好李畋嘗侍坐因謂公寢禪室不如公哂曰吾不為輕肥為官以至此吾往年及第歸嘗以詩寄逸人傅霖云前年失脚下漁磯苦戀明時未得歸寄語巢由莫相笑此心不是愛輕肥

莊見子弟

范忠宣公平生自奉食無重肉不擇滋味麤糲每退自公易衣短褐率以為常自少至老自小官至達官終始如一雖暑月燕居不去上服未嘗跣足亦不揮扇見子弟雖顛沛造次非加冠冕莊容不見

僮僕不褻見

韓魏公琦字稚圭諡忠獻相州人家居雖祁寒盛暑倦劇對僮僕

亦攝衣危坐無怠容遇事遽猝而意不亂冗劇而才有餘

萬兵侍帳百吏遠前處之裕如也

女僕戒往来

富鄭公弼字彦國諡文忠河南人治家嚴整以使相致仕居洛清心樂道獨居還政堂每早作放中門鑰入瞻禮家廟對夫人如賓客子孫不冠帶不見子舍女僕戒不得互相往来閨門甫如也

閨門整甫

胡安定治家甚嚴閨門整甫尤謹内外之分兒婦雖父毋在非節朔不許歸寧子弱冠常侍立左右賓至則供茶湯家訓常曰嫁女必須勝吾家者娶婦必須不若吾家者或

問其故曰嫁勝吾家則女之事人必欽必戒娶不若吾家則婦之事舅姑必執婦道

居第隘陋

李文靖公沆字太初（洺州肥鄉人）為相自奉甚薄所居陋巷廳事無重門頹垣壞壁不以屑慮堂前藥欄壞妻戒勿葺以試沆沆朝夕見之終不言家人勸治居第未嘗答弟維因語次及之沆曰身食厚祿時有橫賜計囊裝亦可治第但念內典（佛書）以此世界為缺陷安得圓滿自求稱足人生朝暮不可保又豈能久居巢林一枝即自足耳安用豐屋歟

嘗治第於封丘門內廳事門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公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為宰相廳事誠隘為太祝奉禮廳事

則寛矣

不畜財産

寇萊公為樞密直學士賞賜金帛甚厚乳母泣曰大夫人不幸時衣綿為衾襚不可得豈知今日富貴哉公聞之慟哭盡散金帛終身不畜財産後雖出將入相所得俸禄惟務施與内無聲色之娱寢處一青幃二十餘年

吾門素風

王文正公晩年官重每家人出賀立令止之因語其弟曰遭遇如此愈增憂懼何可賀每有賜予見家人置於庭乃瞋目歎曰生民膏血安用許多每見家人服飾以過即瞋目曰吾門素風一至于此亟令撤損故人有一衣稍華

必於車中易之不敢令公見

家素清儉

范文正公純仁娶婦將以羅爲帷幔公聞之不悅曰羅綺豈帷幔之物耶吾家素清儉安得亂吾家法敢持至當火於庭

諸弟侍立

竇儀字可象漁陽人禹鈞長子爲尚書弟儼侃偁僖皆繼登科儀性嚴重家法整肅每對賓客二侍郎三起居四叅政五補闕皆侍立焉

三子侍立

陳秦公省華閬中人三子皆舉進士第一人及第長曰堯叟

為樞密使次曰堯佐爲叅知政事季曰堯咨爲武信軍節度使晚年公與燕國夫人馮氏俱康寧三子已貴秦公尚無恙每賔客至皆侍立左右客踧踖不安求去公曰此皃子輩耳天下皆以秦公教子有法而以陳氏爲榮

朝服侍立

王承相溥字濟物人_{華縣}父祚累遷宿州防禦使既老退居洛陽溥爲相客候祚溥常朝服侍立客不安席求去祚曰學生勞賢者起避耶

家教　杖節斬弟

晉荀晞字道将爲袞州刺史晞練於官事文簿盤積断决如流人不敢欺其從母依之奉養甚厚其子求爲将晞拒

之曰吾不以王法貸人將無後悔固欲之睎乃以為督護
後犯法睎杖欲斬之從母叩頭請救不聽既而素服哭之
流涕曰殺卿者兗州刺史哭弟者荀道將也其杖法如此

褫衣撻背

唐李景讓為浙西觀察使母鄭氏性嚴明早寡家貧諸子
皆幼母自教之宅後古墻因雨潰陷得錢盈船奴婢喜走
告母母往焚香祝之曰吾聞無勞而獲身之災也天必以
先君餘慶矜其貧而賜之則願諸孤他日學問有成乃其
志也此不敢取遽命掩而築之三子景讓景溫景莊皆舉
進士及第景讓及顯髮已班白小有過不免捶楚景讓在
浙西有押牙忤景讓意景讓杖之而斃軍中憤怒將為變

毋聞之景讓方視事毋出坐廳事立景讓於庭而責之曰
天子付汝以方面國家刑法豈得以為汝喜怒之資妄殺
無罪之人乎萬一致一方不寧豈惟上負朝廷使垂年之
母銜羞入地何以見汝之先人乎令左右褫其衣坐之將
撻其背將佐皆為之請拜而泣久乃釋之軍中由是遂安

索杖詬子

宋韓忠憲公教子嚴肅不可犯知亳州日第二子舍人自
西京倅謁告省覲時康公與右相及姪宗彥皆中科甲歸
公喜置酒召寮屬之親厚者俾諸子坐於隅惟持國名維多
深思知必有義方之訓託疾不赴坐中忽云二郎舍人吾聞
西京有疑獄奏讞者其詳云何舍人思之未得已訶之再

問未能對遂推案索杖之大詬曰汝食朝廷厚祿倅貳一府事無巨細皆當究心大辟奏案尚不能記則細務不擧可知吾在千里無所干預猶能知之爾叨冒廩祿何顔報國必欲撻之衆客力解方已諸子股栗家法之嚴如此所以多賢子孫也

擊杖墜魚

陳堯咨字嘉謨精於弧矢常自號小由基為知制誥出守荆南回其母馮氏問曰汝典名藩有何異政對曰州當孔道客以堯咨善射無不歎服母曰汝父教汝以忠孝輔國家今不務仁政善化而專卒伍一夫之技豈汝先人之意耶以杖擊之金魚墜地